

熙朝名臣實錄

熙朝名臣實錄卷二十五

秣陵 焦竑 輯

員外郎杜公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公尤好學攻書爲人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

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兩行至公家，公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此？母泣告以故。公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公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是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公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公

令媵女從其行，至暮無所遇而返。坐定，公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公以下，皆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公私，戒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與較。母有痰疾，公親爲烹藥，進七筋，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公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公歸半歲，伯章來，是日公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家人以爲不祥，止之。公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旣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公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

年遂卒將死舉手向公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絕公具棺槨殮殯如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公後爲晉王府錄事晉水部員外郎

樂公

樂枏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枏承其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許從兄弟歲輸鹽痛自縮迫小民倍其輸以掩已之數事上聞上以浙河以東亭戶大家皆罔上賦下如一律卽遣使編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鞠訊咸承罪坐輸作而枏亦在逮中

方治行。其仲氏。稅願代往。柎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稅又詣縣庭。請代柎。柎白於官曰。柎之名。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柎也。稅罔知。使往。而被鞫。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柎行。可一舍許。稅又追及之。柎叱之去。不聽。卽乘塹垣。以塊提稅。垣之塊去者半。稅度伯氏心不可回。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柎果死京役中。年三十。本六。柎讀書窮理。凡醫卜地理書。無不習。里之人聞其死。莫不泣下。其父仲本爲鄉之碩儒。當被貢天官。方以老丐歸。而柎死。惜哉。烏思道曰。柎之就禍。稅之請代。皆知有不免。而乃毅然爭先。非友愛之篤者。能之乎。稅雖

不死、昔固分其死矣、柎雖死、猶不死也、古伋壽之死、雖不幸、詩與傳記、稱之不朽者、以莫伋壽若也、孰謂柎復爲伋壽、傾動郡縣、世之兄弟、有較小利害、相仇虐者、苟聞其風、當何如哉、

李公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鍾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睛未瞑、卽與棄之、而斂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全、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

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于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宅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許諾，延就坐，汎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微醫師視脉，躬爲煮糜煉藥，且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汗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

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它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書往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贖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卧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儻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

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
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宋學士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姍姍愿士，非有奇偉
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
決人材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
也，傳其事以勸焉。

葉公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選爲
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
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人知其無它，亦不恨。

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奉、天、下、有、三、事、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絲、棼、而、理、之、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息、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

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諳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甚切直、上大
怒曰、小子乃敢間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
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久之、庾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
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
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利因告于師、
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
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

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臣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壹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入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土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獄深罪空印者悲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

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况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于郡守者，皆數十年所

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
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
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
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
利曰、我疏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
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
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
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
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願吾書可用與否如何
耳。且吾業既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

不屈然猶輪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高公

高處士瑾者大梁人也爲人孝弟儉直少事母歲時上壽自歌舞爲歡事其二兄旦趨侍上食而退出則爲執鞭道傍伺顏色猶事父云長而喜誦書史說先王生不務裘馬不喜酒不畜媵婢嘗歲暮出取逋負見多窘乏輒割券馳一空車歸里人望見盡笑之瑾不較也子珣爲東明丞強逆處士之官邸養輒感額求歸曰吾往未嘗入公府乃今公府居耶輒歸我母困時舊令得代去問處士曰我孰與新令賢處士然然熟視久之曰君似弗如也人歎服其直

於是鄉間從化家居子弟見輒趨拜却立里中人假僮僕使不復關白其主人雞豚放猶一家斯益足爲淳風矣妻侯亦孝讓有幼子爲嫂子提殺之侯泣謂瑾曰吾幸尚有珣奈何令伯氏無後卒出之獄嫂子以百金詣瑾謝瑾不受詣侯謝侯不受曰吾利而金出汝耶

汪公

汪灌慶衍者婺金華西山里人也爲人廉直能急人患難人有故叩之卽風雨寒暑不避也鄉里大事官皆倚之以辦一日念徭役不均而訟訐滋起也聚其鄉人謀之曰鄉之人非吾兄則吾屬子弟也顧懷恩圯義而闕於役者獨

憚追胥科繇，騷屑之擾焉耳。請率里正一歲所預錢長短，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鄉戶各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之。差次於籍，而衆哀金以異當役者從之。先後視戶籍金之多寡視等，則異時戶有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直役者聽事，而實皆仰給於衆也。公無廢事而私可無敗家，尚何憚乎。願與父兄慮之。衆翕然稱善。卽日立約。東無違者。旣又以哀金之難也，衆割田百畝爲之約。成登其書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竣於役而反，則會衆擊豕醜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於是一鄉之役訟遂絕行三十年矣。太守吳公大善之，延灌等及它父老與爲

禮而志其鄉以風歲惡飢民羣起爲攘寇以救死守召灌
爲晝欲調兵灌曰無以爲也此直丐升斗救死耳下片符
可致何俟兵乎脫兵出則挺而搏矣守乃悟然猶遣巡檢
與俱灌止巡檢於家飲食之獨以數十輩持符逮至莫不
畢集吏覬功悉論以死灌詣府伏庭下不起曰是曹東手
隨檄來未嘗扞法也今以逆論之後復無凶歲乎且灌嘗
召之灌不忍民聽灌就逮而死也守感悟亟解散其獄黥
者纔二人其著信如此國初土田之稅設糧長主出納
而供轉輸華亭夏宗顯者奉法最謹愛細民升斗無妄取
繇賦輒先時而集聯事皆則之宗顯喪母毀兄及孀姊老

而窶恭養之。撫異母弟有恩。訓誨子弟勉於善。歲凶多賑貸。稱長者云。

王公

王義士者，蘓之太倉人也。名芳，字尚義。一字德遠。幼業儒。所交多名士。家頗饒。秉禮好施。而自奉甚約。晚喜閱釋墨書。故殺之物不食。卽遇一蠅，亦存悲濟。每每施棺掩骼。人以佛子呼之。聞從父中丞思質公被逮，裹糧奔赴，號失聲。有長洲簿告急，倒囊出百金畀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托金十錠貸焉。簿尋覓職亡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草舍鸚鵡橋。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謬費生廷槐病滯。

旅舍與語嘆曰奇士奇士乃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共寢處時其饑飽寒煖而將護之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携至同舟南旋復夢墮橋下拯之不得謂其弗祥也晨興輒焚香誦經爲之禳病病良已已而又病便溺狼籍市瓷缶躬爲滌除旁睨者率不堪無倦意生數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菓餌藥物無一不備至潤州昇易輕舫欲就姑蘇召醫調理次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王君曰生平心事百不一伸天乎已矣儻埋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樞不瞑目之柩語脫口而逝時嘉靖癸亥三月廿有三日也雙眸炯然王君曰古今

且暮孰爲彭殤。豈君達人而但化邪。摩其匪者久之。猶不
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
肉弗面。命也何恫。况有四弟兩兒。親養有托。毋戚戚爾。生
嗾間。書然有聲。目漸瞑。匿尸三日。舟人不知也。抵虎丘。稱
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訖其父汝登踰月而
至。舉其柩弗前。遲明王君祭酒來哭送。乃舉環寺門而觀
者。嘖嘖歎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有蘇蘇隕涕者。論
曰。昔郭仲翔負吳保安之骨歸葬故丘。范鉅卿夢張元伯
之喪。素服追挽。彼皆父要。猶響千古之齒頰。乃若王君之
於費生。萍逢莫逆。遂爲死友。千里維持。半塘挽別。其艱辛

散骸有戚屬所難者。謂之義士非與。

義僕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

乘牛則耕。踉蹌老僕。迺費我蒸羹。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

、守、者、何、異、難哉 難哉

不若牛馬耶。迺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

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暮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

主無憂。富可立致矣。歷二十年。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

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輸粟爲太學生。

而寡婦則皁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

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啟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姬一兒，僅敝組掩體而已。田汝成曰：「阿寄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苦，否且德色也。』」阿寄村鄙之民，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迺肯卑心殫力，斃而後已。嗚呼！不可及已。嗚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

若然，卽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以此奉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李宏甫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兒尚不知有父母，尚不念昔者乳哺顧復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然則其天定者，雖奴亦自可托，而况友朋，雖奴亦能致孝，而况父子，彼所謂天性者，不過測度之語，所謂讀書知孝弟者，不過一時無可奈何之辭耳，奴與主何親也？奴與書何嘗識一字也，是故吾獨於奴焉，三歎，是故不敢名之爲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視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爲，我實不能也。

義倡

邵金寶故倡也。口西俠戴綸所與游。綸爲京營參將。以善
威寧侯下獄。將坐重辟。念事非朝夕。可竟去家數千里。無
可庇朝夕。罄囊金三千餘。屬邵曰。余生死不可知。若其念
我乎。持此贖余。以待命。邵含泣收之。爲畫策。日費以給。權
貴公子驪。而買少妓。博市井富兒金。展轉出綸。綸庭鞠赴
市。邵歲罄資于權貴。因得周旋。椎楚弗避。十餘年所如一。
而需綸用不缺。綸卒藉其力以出。尋補建昌游擊。贏金尚
四千有奇。悉付綸。而從之。任綸妻自其家來省。請邵升高
座。命侍女強持之。委身下拜。令勿答。報其救夫恩也。君旬

而返、將行、語綸曰、夫難、妾以疾不能爲力、而邵能代之、妾當愧死矣、無以謝邵氏、惟君念之、垂涕泣而去、噫、金寶出於倡、而能委曲以全大義、武墨朝臣所難者、其妻以不能救夫難、而能念爲救者、且以結髮嬪、拜下風而避去、不亦晉趙氏夫人之遺風哉、

熙朝名臣實錄卷二十六

秣陵 焦竑 輯

詹事曾公 事 長陵 景陵

曾襄敏公，字子啟，永豐人。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命解縉選取進士，進學文淵閣，名翰林庶吉士。公學問日進，時召入試，迅筆千言立就，理詞皆到。上屢摘羣書隱僻事問公，悉能對，以故喜公，公名聞天下。明年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陞侍讀，數侍燕間，應制賦詩。有薦文士者，必問得如曾祭否，考其文竟不及祭遠甚。內艱起復，扈從，邑人坐奸黨事，詞及公。詔特原，曰：朕惜爾

才也。公居長安右門外火延。禁垣亦不問。陞侍讀學士。

修天下郡縣志爲副總裁。書成。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侍

講。從。宣皇帝自南京還。陞少詹事。公預修三朝實錄。再

扈北巡。三考會試。爲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如園

林得春。羣芳爛然。典致所到。筆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

趣。他人不足。已嘗有餘。自解胡後。獨步當世。性孝友。喜獎

拔。後進。儀貌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灑落。能飲酒。善談論。

平生以及物爲心。使之臨民。必有所濟。惜仕三十年。徒以

文學自見。卒。贈禮部左侍郎。袁袞曰。明興劉宋。以宗工

司制。代言。文體渾厚。繼以東里。溫醇雅則有歐陽少師之

風子啓天才雄麗倚馬萬言其文如蘇長公浩如懸河注
之不竭詩古體有魏晉風律宗初盛唐亦一代之鴻匠也

修撰康公

事

恭跋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數歲與羣兒嬉爲嬉師焉父鏞授之
業輒退而嬉怒欲筆之明日課所業無可筆乃已就傳於
牛生授以小學之節使無嬉時病焉稍長語及牛傳未嘗
不潸然泣也弘治戊午舉於鄉壬戌狀元及第于書覽而
不誦憑乎若登春之臺遊乎而飲焉而無所舉也蓋悉其
意而遺其詞嘗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鬼焉吾得其鬼焉
已矣譬之酒善飲者澆其醇不善飲者啜其醜其下則貪

糟醉焉耳。又曰：上士恒逸，下士恒勞。夏螢而冬雪，佔俾焉不足而繼之夜，不亦勞乎？誠虛吾襟，尋夫博之人而友之，則博不在彼而在此矣。吾何螢雪爲哉？故其在辟雍也，什九在外而日尋友朋，此海之學也。而挾冊者笑之，旣而同試笑者，方容議構，思顧海已投卷而逝矣。凡撰者中煩而外疲，弗爲也。惟靜而虛，虛而意生，滔滔乎來矣。夫然後操觚而揮，雖衆咻弗聞，未及乎賈也止焉。蓋養其鋒而善用之，怕若新發矟也。在史館凡三年，凡諸著作必宗經而子史以宋人言爲但，以唐爲巧，以秦漢爲伯仲，而有駁焉，故同進者忌，僞以國老文就而正之，實禍之也。海不疑筆削。

而授之十存一二焉。故諸老咸病海。海遭內艱而歸也。及
頤德遇盜而失財。捕盜者欲追財以還。首覆水而不可收
也。後瑾敗。忌者謂海交瑾。故失財而復獲。遂罷其官而禁
錮焉。海愛人之心長。而自好短。嘗援人於死。而獲生者數
人。非望其報也。生者或顧誘其爲交瑾。忌者徵焉。由是陷
于縲羅而不可解矣。海之錮也。以文爲身累。曰。辭章小技
耳。壯夫不爲吾詠歌舞蹈于泉石間已矣。何以小技爲哉。
乃爲樂章。求律於太常氏。又自審定黃鍾而用之。然後宣
以七音。舞以羽籥。用以祀先樂賓。使聲容並作。蓋自是有
安石東山之典。用效樂焉。然恐友朋規。則道有卷舒其名。

教之樂固未嘗虧也。事親自少以承顏爲事，九族待而舉火者數十餘家。尤精于曆數，隔年求日月交食，分秒不爽。用掌鈴天時，決傷寒人之死生，又明諸脈絡孔穴，以處鍼灸藥餌，悉不謬爲所親。喪家葬者，點穴陰陽，家弗能駁也。用六壬太乙占事，知來輒驗。唯博奕薄而不爲。年六十四而卒。所著有武功志及張氏族譜。對山文集其論文有曰：古人言以見志，故其性情其狀貌求而可得焉。此孔子所以于師襄得文王也。故昔人陶則陶，杜則杜，韓則韓，柳則柳，咸自成家。今或不能自立，傍人門戶，效喙而學步，志意性情略無見焉。無乃類諸譯人也耶？君子不鳳鳴而鸚鵡。

言陋矣哉。

修撰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慎，字用修，別號升菴。其先廬陵人，徙蜀之新都。父廷和，號石齋，由翰林院庶吉士歷官少師，兼太子太師，相兩朝，有除難定策之功。子四長，卽慎，生而岐嶷，穎達。七歲，母夫人教之句讀，併授以唐絕句，輒成誦。慎奮志誦讀，不出外戶，惟母愛極，其悲號廢食，骨立。未幾，祖母葉訃聞，隨石齋公回蜀，守制。大父留耕，公授以易兩句而洽，不遺一字。擬作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數語，公極稱賞，復命擬過秦論，益大奇之，曰：吾家賈誼也。一

日石齋公與二弟觀畫問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爲正慎舉元微之詩以對二叔曰詩亦未佳汝可更作慎輒呈稿云會心山水真如畫好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列御寇影彤相贈晉詩人二叔曰只此四句大勝前人矣時年一十二辛酉石齋公服闋慎亦入京師有過渭城送別詩及霜葉賦一日偶作黃葉詩李文正公見之曰此吾小友也乃進之門下命擬出師表及傳奕請汰僧尼表文正覽之謂不減唐宋詞人弘治乙丑侍石齋公禮闈時崔銑試卷在外考劉武臣簾下疑其刻深未錄慎見之愛其奇雋以呈石齋公遂擢詩魁崔知而以小

座主稱焉。時年一十八。正德丙寅，與同鄉士爲歷澤會。丁卯，歸應四川鄉試。督學劉丙試而奇之，曰：吾不能如歐陽公，乃得子如蘇軾。是秋，果擢易魁。十一月上禮部。戊辰春，試入國學，祭酒周玉類試之，曰：天下士也。己巳，歷事禮部。尚書劉宇見慎，問曰：子爲誰？對曰：楊慎。劉曰：本部天下人豈必一大臣子弟耶？乃稱歎不置。辛未，禮部會試，靳貴擢慎第二。殿試則及第第一。制策授史融經，敷陳弘剴，讀卷官李東陽、劉忠、楊一清相與稱曰：海涵地負，大放厥辭。共慶朝廷得人。授翰林修撰。時年二十四。癸酉，丁繼母，喻憂。明年，監鄢諸寇作，慎在邑城中，日夕戒嚴，有賊數百詐稱

官軍以給門者慎率守雉堞者詰之散去乙亥服闋冬十二月北上丙子入翰林爲經筵展書官及校文獻通考丁丑爲殿試掌卷官得舒芬策以呈閣老梁公乃得首第時武皇遊幸宣大榆林諸邊返而復往慎疏切諫不報乃以養疾乞歸庚辰九月慎北上仍舊官辛巳四月世宗皇帝卽位五月慎爲殿試受卷官八月開經筵慎首作講官進尚書金作贖刑之章言聖人贖刑之制用于小過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姦元惡無可贖之理時大閣張銳于經等皆犯先朝事罪當死以進金銀得免故反之壬午二月命慎代祀江濱及蜀藩諸陵寢著江祀記與給事熊洪御

史簡霄遊浣花溪載酒賦詩有烟霞誰作主魚鳥自相親
斗酒千金會扁舟兩玉人之句十二月北上復命癸未纂
修武廟實錄慎練習朝典事必直書總裁蔣冕費宏曰
官階雖未及實堪副總裁者乃盡以藁草付之刊定甲申
七月兩上議大禮疏副復跪門哭諫中元日下獄十七日
廷杖二十七日復杖之慎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時
同事死者配者黜者左遷者二百八人慎舟由潞河而南
值先年被革挾怨諸人募惡少隨以伺害慎知而備之至
臨清始散去時年三十七乙酉正月至雲南病馳萬里羸
憊特甚栖栖旅中方就醫藥而巡撫台州黃衷促且甚慎

力疾冒險抵永昌，幾不起。巡按郭楠、清戎江良材極爲存護，卜館雲峰居之。且上疏乞宥議禮諸臣，郭亦被詔下獄。斥爲民丙戌九月，閩石齋公寢疾，疋馬間道。十九日至家，石齋公悅而疾愈。七月，携家就戍所。十一月，尋甸府土舍安鈴變起。十二月，武定土舍鳳朝變亦起，攻掠城堡爲患。愼歎曰：此吾效國之日也。乃戎服率旅僮及步騎百餘往援。木密所守禦入城，與副使張峨謀固守。明日，賊來攻城。寧州土舍陸紹先率兵戰城下，愼促城中兵鼓噪出以助外兵，賊敗去。愼復歸會城。戊子春，愼一足病，有半人嘲擊齒，一足笑。虞夔之句已丑八月，聞石齋公訃，奔告巡撫。

歐陽子重疏上得歸襄事十一月還滇壬辰正月布政高公韶聘修雲南通志時鄉大夫有欲目副潁川侯傅友德以覲世爵者慎不可乃乘張羅峰復相流言欲中之慎遂去庚子八月巡撫劉大謨聘慎及王元正楊名纂修蜀志辛丑還滇至東瀘疾作尋戴金留之返成都王寅七月還戍所丙午冬大理推官吳宗徽署安寧州奸規州利欲權民贖牛慎言於當路得免丁未居高曉水莊名十二景日與交遊倡和四月屬簡紹芳綵漢王褒移金馬碧雞文於羅漢寺之崖凡招提佳勝會意處便操觚留題數與滇之鄉大夫遊昆明池有池賞詩社集庚戌四月海口疏雲南

臺司顧若溪諸人記其事於石壬子二月時在逸武弁得
委祭龍海口題肆狂感請丁夫六千督往注濬剝衆利州
人苦之有言於慎者慎歎曰海已涸矣田已出矣民已疲
矣致書巡按趙炳然罷之九月復至瀘已未春還戍所六
月遘疾感懷詩曰七十餘生已白頭明明律例許歸休歸
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緜爲滇海囚遷謫本非明主意網

羅啣中細人謀故園先隴痴兒女泉下傷心也淚流又談
李張唐三公詩云魑魅禦客八千里義皇上人四十年怨
誹不學離騷侶正葩仍爲風雅仙知我罪我春秋筆今吾
故吾道遠篇中溪

李元陽

半谷

張含

池南

唐錡

叟此意非

公誰與傳卒年七十有二丁卯 穆宗皇帝卽位奉 道

詔追贈光祿寺少卿慎孝友性植穎敏過人家學相承益以該博凡宇宙名物經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說醫卜技能草木蟲魚靡不究心多識附其理博其趣而訂其訛謬正德間 武廟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內閣取秘書通考又作汪張中使下問欽天監及翰館中皆莫知爲何星也慎曰注張柳星也歷引周禮史記漢書以復又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進貢同官疑爲三地名于長官司上添一三字慎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證之嘉靖初給事中張翀上言時政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喬宇

鬼瑣之譚。上問之內閣，慎適在館中，即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彼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乃若論王導之賊晉室，辨太王之非翦商，魯之重祭，不始于成王，周公春秋五伯，深斥乎楚宋秦繆，引墨子及修文御覽以辨范蠡無載西施之事，引黃東發蘓東坡之言，及李漢韓文序以辨文公與太顛書之偽，駁歐陽氏非非堂之說，傳節婦唐貴梅之夙，此又證據古今，闢揚幽隱，謂其有功世教也，非乎？至若陶情乎艷辭，寄意于聲伎，落魄不羈，又曠所以用，隳行權，匪恒情所易測者也。昔重慶守劉繪貽書曰：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有所忘，則有所棄，寄

之篤，別人無所忌，無所忌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下所爲，益求其適與安也。古人買旧宅，擁聲伎，皆豪傑，蓋世之才，豈獨抱尺寸者之見也。僕觀足下自蒙難以來，嘔心苦志，摹文讀經，延搜百氏，窮探古蹟，鑿石辨剝，泐破塚，出遺忘，有辨儒者，士白首蓬藿，日自纂索，所不能盡，而謂齒精蕩神於逸欲聲色者，能之乎。斯言也，可謂諒慎之深者也。慎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心力中來。故好學窮理，老而不倦，平生著述百餘種。

轉注古音略

古音叢目

古音微要

古音複字

古音駢字

古音附錄

古音餘錄

六書索隱

六書練說

古篆要略

說文先訓

韻林原訓

奇字韻

雜字韻寶

丹鉛餘錄

丹鉛摘錄

丹鉛續錄

丹鉛別錄

丹鉛閏錄

丹鉛贅錄

選詩拾遺

選詩外編

風雅逸編

唐音精絕

唐音百絕

絕句辨體

蘇黃詩髓

五言律祖

宛陵六一詩選

五言三韻詩選

五言別選

六言詩選

古韻詩略

李詩選

杜詩選

宋詩選

元詩選

瀛奎律髓選

詩林振秀

皇明詩抄

填詞選格

詞林萬選

古今詞英

填詞玉屑

百琲明珠

書品

詞品

草堂詩餘補遺

升菴詩話

詩話補遺

稊林伐山

文海釣鯨

謝華啓秀

病榻手耽

楊子卮言

卮言閩集

譚苑醍醐

敵滯

瑾戶錄

清暑錄

墨池瓊錄

逸古編

引書鼎鈺

檀弓策訓

金石古文

叙管子錄

莊子刊誤

夏小正錄

名奏菁莪

羣公四六節文

古文韻要

古文韻語別錄

經書指要

經義模範

升菴經說

山海經補註

禪藻集

禪林鈞玄

銘心神品

千里面談

希錢篋錄

洞天玄記

赤牘清裁

赤牘拾遺

滇載記

滇候記

蜀稅文志

交遊詩錄

江花品藻

升菴文集

升菴詩集

長短句

長短句續

玉堂集

南中集

南中續集

南中集鈔

月節詞

羣書麗句

寰中秀句

哲匠金桴

異魚圖贊

素問糾略

脉位圖說

空侯新咏

古今風謠

韻藻

古諺

古雋

瀑布泉行

崔氏志銘

洛神賦

梅花賦

樂志論

陶情樂府

續陶情樂府

七十行戍稿

右一百九種

副使李公

事 秦陵 康陵

李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弘

治癸丑舉進士授戶部主事倡爲古文辭時外戚張氏恃寵驕恣聲焰薰灼莫敢問夢陽上疏論之語極切直下錦衣衛獄掠問辭氣慷慨無所撓孝廟召見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健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遷從容對曰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盡忠於陛下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陽復職一日孝廟獨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問日來外間事何如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係、全、體、一、如、此、聖德如天地之大孝廟曰初下夢陽獄有勸朕杖之者恐殺直臣故釋之大夏曰此堯舜之心也夢陽旣材高不肯同流俗人以是多忌之者久之

遷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士習。時宸濠懷逆，召致文學士以夢陽，有大名折節下之。按察使鄭岳爲濠所陷，而夢陽與岳素不相能，岳旣得罪，謂夢陽傾之也。遂相訐奏。夢陽聞，往歸大梁，濠敗，辭連夢陽，賴刑部尚書林俊力救得免。後桂萼方獻夫、霍韜暨撫按數論薦，不用。卒。子枝善文賦，有父風，舉進士，終海州判官。

論曰：昔人言文章與時高下，不其然哉！漢氏去古未遠，而遂向雄固之下，亦鮮稱矣。殆後韓柳歐王、蘇氏父子各以所長擅稱唐宋間，說者猶低昂之。昭代文章發于金華數子，宋劉二公潤色鴻業，特尚典則，雖奇麗不足，而朴醇

有餘氣運熙洽使然也弘治間李公夢陽以命世雄才視元古謂文莫如先秦西漢古詩莫如漢魏近體詩莫如初盛唐乃與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作爲古文辭以蕩滌南宋胡元之陋而後學者有所準彬彬郁郁茂以尚矣李公才最高其人負氣傲睨一世以是得奇禍坎壈終其身世咸疾之如讐世傳李公雙瞳炯炯如電論古今終夜不少休世莫能容良有故矣若李公者安能使無聞哉

副使何公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州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鄉試
第三
明年會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入太學比歸祭酒林瀚

賦詩贈之。弘治壬戌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方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大學士李東陽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制勅房。經筵官。其友李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媒孽其短。莫肯爲直者。景明獨上書爭之。訟得解。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言人事不修。天變將作。且詆義子不當蓄宦官。不當寵疏留中。不下。時四方學士咸願知景明。車馬填門巷。錢寧欲交驩。景明持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污。卒不許。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仍直內閣。陞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政尚嚴。務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堪。久而安之。病嘔血。棄官歸。卒。

于家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雍大記常曰文靡於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於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于謝人以爲知言

論曰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爲古文辭變宋元之習文稱左遷賦尚屈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夫翕然從之同時濟南邊貢姑蘓徐禎卿及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四人者才各有所長李天才雄健徐陶冶精融而景明藻思秀逸皆藝苑之傑也邊華采不足而質樸有餘亦稱哲匠云

考功郎薛公

荆川唐子作傳曰薛公名蕙字君采亳州人蕙愷學者清
于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
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
性之爲養生也世儒泥象于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爲之爲
有爲也作老子解其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
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
年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
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
濂洛諸說至于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
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

與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歛耳目溼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說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蕙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蕙少嘗刻鏤于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始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爲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在吏

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
子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惠自爲刑部時值

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顧獨晏然後大禮之議起迺撰

諫王再

爲人後解爲人後辯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
人所不憚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構其罪上書訟坐是罷
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促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
可寒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蕙貌麗氣清行已素
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厓岸豪傑皆慕與之交
卽庸衆亦無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不用且藝
圃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爲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爲

之檢方製藥嘗脫衣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寧齋居七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同時按察使高叔嗣僉事陳東皆有文學盛名與蕙相倡和不絕

山人孫公

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年十三誦古六經文不爲舉子龜旬日闔戶獨居一室家人亦罕窺其爲十八則入終南山奇士繼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崖下時有所得赤腳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巨奇石爲歌歌曰食蘭桂兮薜荔衣臥衣臥從兒嬉笑蒼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兮

焉終乘元氣。今游無窮。聊歸來今山中。自號太白山人。云
一。元日默坐觀天地之化。萬物之原。反于心。自吾心而合
之不異。以爲世俗物。一無可好尚。獨喜爲詩。詩甚喜唐人
音節。凡感伏思作。可喜可愕。可悲可嘆。一以寓之。發之以
豪縱恣肆。時出入畦徑。曰。吾舍此。益與世絕。或勸其仕。或
探其學。輒撫掌大笑。不爲答。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登衡
祝融峰。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思孔子遺文。依依不忍去。遂
上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叫。自以爲奇。
偉復南經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台石橋。返過石州。殷
雲霄于太湖。語合意。則渡楊子江。訪雲霄東海上。與登孤

山關海門、月餘別去。殷子曰：吾嘗與一元縱論古今成敗，夫得豪傑士志，術有成有不成，愕然驚聽也。顧自謂愧取於世多矣，彼將何爲哉？吾聊以著其大都焉。

叅政王公

叅政王公名慎中，字道思，別號遵巖。祖寔由固始徙居晉江之安平里。父紀生五子，慎中其次也。衆因稱王仲子云。慎中生有奇質，母李教以詩，輒記誦不忘。父教以對語，應答如響。年十三四，盡通舉子業，且多讀古人書。時授學易時中，時中益虛齋高弟。一見，謂當避生三舍。嘉靖乙酉舉於鄉，明年舉進士，年纔十八。授戶部主事，監兌通州，往監。

原缺

曾王歐三氏文卽眉山兄弟猶以爲過于豪而失之放矣。以此自信乃取舊所爲文悉焚之製作一以曾王爲準。唐荆川初見不肯服久之相解亦變而從之嘗語人曰吾學問得之龍溪文字得之遵巖其推許如此丙申陞山東提學僉事慨然以古風教爲已任章程條約爲之一新時下察參調曲勝過恭乃痛爲禁革士以士禮見教官以教官禮見踵舊習者一體懲戒之所試卷品藻彈射百無一失其高等士率以次得售去東人至今思之未幾進江西參議江西乃陽明先生過化地故老猶能道其遺事慎中尋陳跡發新議往來白鹿爲湖間與雙江聶司馬東郭鄒司

成念菴羅殿撰南野歐陽宗伯交遊講習學益進俄遷河南叅政抵任禁宥司不許科掇章聖梓宮過河南俱億繁多下吏有棄官遁者慎中身任其役察吏咸仰賴之陳後岡歿收拾遺文撫其孤厚賻而還之鄉歲飢戶部王侍郎奉旨賑濟王檄慎中將事慎中爲親歷郡邑開倉發粟民獲更生王具以狀聞且薦當大用辛丑考察忽從中報罷值之乃權相夏怪其爲屬日不曲意奉承其心腹劉塾又恨張汝思與之齟齬慎中用言庇之遂并惡之而告于夏吏部坐以不及夏徑票擬不謹慎中既罷因約同罷涵江劉叅知遊淇水王屋太少二室及武當山相携而歸

劉意不從，慎中因獨至淇上，徜徉百泉蘇門之間，訪學士
崔後渠，談數日而歸。時年甫三十有三耳。慎中少年英氣
太露，如太阿出匣，知其難犯。久之，涵養深沈，藏鋒歛鋟，而
世竟莫能用矣。其爲文也，恒以構意爲難，每一篇，必先反
覆沈思，意定而辭立，就細觀之，鋪敘詳明，部伍整密，語華
贍，而意深長，按之不亂，而呼之應，簡片紙，隻字得之者，有
如至寶。嘗言吾之爲文，不外古人，而有高出古人者，其自
負如此。閩士日以所業請正，門墻幾不能容。凡監司部使
者行縣，莫不造其廬，問道問政，居常念從仕之早，不獲盡
力于父母之奉，故其罷也，葬父養母，稍無遺憾，又以爲國

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一旦變作東南海上逋逃，是爲大患。泉固濱海，且與漳隣，深爲可慮。建州爲八閩上游，吾嘗有意于此。其子聞之，乃卜居焉。後倭患作，一如所料。將遊武夷，築室九曲深處，遂躡屩至衡湘，登南嶽，棲息天柱，回鷗芙蓉，响屨諸峰，澄神反照，爲長生久視之道。復與八才子等一晤，因母病遂已。戊午夏，賊自武榮入郡境，市鎮居民扶老携幼，驚逃山谷中。有倡爲清野之說者，督責入城，慎中撫髯嘆曰：「是大失計。」清野乃北邊虜至，急斂人畜，使彼無所掠。若內地，惟在郊關外村落生聚，然後能成治耳。今宜速令各鄉大姓盡還故居，相度地利，自相團結，使盜

保甲重捕盜之賞、又於州邑置地爲界、以義官統之、盜當
時捕獲者爲上、不出境獲者次之、拒不能勦者又次之、凡
盜從其所起、而不覺察者、經其所過、而夜巡不傳捕者、罰
釋盜而覺者、立杖、或以其法行之、期年盜盡、解散無何、父
忤變作、世貞解綬奔還、伏草土中、幾十年、嵩戮薦起之、堅
不欲出、以八事應、詔曰、此可藉手以謝、朝命矣、固辭、
不報、乃勉起就官、大名之俗、凡婚者之將嫁也、其姻族相
聚而共酒食之、多者匝月不止、旣嫁、則婚家亦如之、蓋一
婚而中人之產去半矣、喪家之有喪也、則姻族相聚而食
者、費不貲、蓋一喪而中人之產去半矣、世貞至、定婚喪禮、

其俗至今守之。其名爲州邑十有一，而真定以三十餘。以軍興論供輸，則其名與真定等。而是時大名關飭兵使，其治真定者，復委十之六於大名。曰：大名饒而真定瘠也。世貞力爭，乃不果增。居一年，移浙江叅政。下車摘一二墨吏及巨室裁抑之。真興久雨，郡富人故閉糴，粟踴貴。世貞首捐俸五十金，郡籛長而下。次之，又募民入粟廩中，給冠服。及冬，報粟得三十萬石，又疏乞改折得十五萬石，人賴以活者甚衆。未幾，自浙叅長晉臬。以內艱去，服除補楚臬。旋遷廣西轄。未一月，入領同卿。又八月，以御史中丞出鎮鄖。世貞爲糾劾會稽，咨訪將才，刷軍政，清屯田，郎遂隱然爲

重鎮江陵相弗謂善也。世貞意不自得，解官歸。久之，補南天理。又久之，補應天府尹，皆不赴。其後兩京臺省交薦，起官刑曹侍郎。又其後以父行郵典，具疏陳謝，而少司馬之命下。又以考績至淮揚，而大司寇之命下。自尚書郎歷將長凡四十年，其開條論封事，皆天下大計，而所至吏事精絕，尤不可悉數。最奇者，莫如青州治盜，及楚中樂平王事，都下盜劫緹帥陸炳索不得，後濟南獲盜房四者，爰承之。世貞曰：狡賊欲緹焚耳，立訊曰：若盜陸公耶？曰：然。賊安在？曰：在請械某而取之。曰：若劫陸公何狀？曰：髡而肥。何衣？曰：衣朱而圍土。世貞大笑曰：若未嘗識陸公，陸公非髡而肥。

者盜搏額大服部民雷齡以捕盜橫萊淮間海道宋
急而遁宋以屬世貞世貞欲掩取而微露其語於王尉捕
者還報又遁矣世貞陽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獲他盜世
貞知其爲齡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詰之曰若奈何匪雷
齡往立堦下聞捕齡者汝耶王驚謝無所逃責願以飛騎
往俄捧齡至世貞曰女當死然女能執所善某盜借來女
生矣而令王尉與之日果得盜世貞遂以還宋而請寬之
官校捕七盜逸其二盜首妄報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租
寬乃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踞堦上其足躡絲履
盜首數從後窺之世貞密呼一隸蒙縛者首同出而易其

履以入令盜者證之盜首不知其易也卽指絲履者曰此是也世貞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爲盜卽釋縛者去徐進道者蓄養亡命而以橫占伎女被訟捕之不獲俄有令請聞曰進道勒兵反矣世貞偵之果然而故緩其獄令縛賊自効會有李卿者進道密友也世貞召謂之汝交關進道罪應死能以進道來貸汝卿應命去俄報進道飯某所矣卽遣二十騎往取之而以一騎入營立散其黨亡譯者在卽時驛報有樂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縢祝髮爲沙門行遊天下勅鄆縣供帳世貞曰藩王有宗正條錮城中不得出而請張如此遣輕騎孟光化偵之則其人以御女

術游藩邸間，崇王賜以樓轎紅杖，所至備守令，而姦人李
汝貴等爲之翼翰之，則平涼民賀祿也。諸摘發隱伏皆此
類，能聲日馳都下，都下士聚而嘆曰：王，兗州文而豪，乃任
吏耶方陸炳貴，幸用事，受巨璫，指匪奸狡閭，其欲貸其死，
世貞搜炳家傳之，炳宛轉請脫，旣復因執政以請，卒不許。
當時無不側目世貞者，已。新鄭柄國，世貞獨引毋疾乞休。
新鄭曰：吾出而彼歸者何也？已。南牀輒伺高旨中之，江陵
欲引世貞自近，世貞謝唯唯。會荊州地震，世貞引李固京
房占臣道太盛，坤維不寧，又有譁辱邑令者，王生江陵婦
弟也。世貞論奏不少貸，江陵積不能堪，雖稍遷廷尉京兆。

以貌示用、而竟以浮言、嗾之去、大抵新鄭、穉、江陵、橫、其鋒、
鍛視分宜、遠甚、而世貞亦時起、時躡、不能安其位于朝矣、
世貞生而美姿貌、風采玉立、與客談笑、溫秀之氣、溢于眉、
目、間、語、及、古、人、忠、孝、節、烈、則、又、慷、慨、淋、漓、為、法、然、罷、酒、在、
泚、中、修、岳、武、穆、于、忠、肅、祠、墓、為、文、以、奠、辭、極、悲、壯、南、陽、祠、
張、睢、陽、及、鐵、尚、書、鉉、在、南、都、請、崇、文、廟、釐、配、享、世、貞、嘗、言、
曰、吾、讀、書、萬、卷、而、未、嘗、從、六、經、入、每、欲、牽、衣、窺、廊、廡、之、末、
則、世、人、譁、駭、鼻、比、招、搖、門、戶、而、聚、生、徒、者、吾、方、耻、之、吾、雖、
未、聞、道、然、誦、法、一、念、迄、死、未、敢、忘、故、其、居、喪、也、凡、三、年、始、
茹、葷、御、室、凡、十、年、始、具、衣、冠、預、燕、會、家、無、姬、侍、臧、獲、輩、以、

百指亦無一人曉聲律者。質菴公義田千畝，倍拓之，又爲祠專祀晉卽丘子，始典文獻公而配以宋左司諫元學正公。歲時伏臘，率族人跪奠，惟謹。生平於故舊兄弟，白首無間言，好推于鱗而遜敬美，尤不惜以齒牙筆札，緩急人客，或一歲數及門，或一人迫得數十函書，或進而附世貞以成名，名成而更立門戶，且忍於晉世貞以示角世貞，弗爲異也。客至而復請者，與如初。其門賢醜，好靡所不具，而中間交態，離合向背之故，亦幾百變。世貞皆安之，彌成其大而巳。大父倬仕至南京兵部侍郎，倬生南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贈尚書行弟世想仕至太常少卿，其詞

學與世貞埒、大抵天下但知世貞爲文章大家、而不知精
于吏事、但知觸禍嚴氏、而不知與新鄭江陵實復相左、但
知其正位六卿、而不知老臥閒曹、有才而不竟其用、但知
少年跌宕、而不知其言動務依鄒魯家法、但知其氣籠百
代、意不可一世、而不知其獎護後進、衣食寒士、惓惓如自
已出、嗚呼、賢已所著曰、弇州四部稿、續稿、弇州別集、觚不
觚錄若干卷、同時少司馬汪道昆、按察使李攀龍、皆以文
名、有集行于世、

卷二十六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二十七

秣陵 焦 竑 輯

知府方公

事 孝陵

方克勤，浙寧海人也。少從鄉先達學，窮研力索，至忘寢食。元季亂，卻穀隱山谷中。國初被徵，辟索之急，起家爲濟寧府知府。錫冠帶，龍行。比至官，首爲書一通懸康衢，諭天子愛養元元之意。民卽有不樂聽，詣府自言，禁隸卒誰何之。引耆耋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賢者爲師。撤浮屠氏以葺廟，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繁籍者至千人。始有詔民開廢閑田者聽，閏三歲乃稅。吏

徵近功不俟期輒歛之復以田定科繇民益惰且散克勤
奉 詔益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列丁產爲上中下三等
等析爲三有徵發視差等書吏不得竝緣爲姦歲暮轉戎
衣于燕時令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
僵歿于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儼役克勤曰吾知從
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載以舟行省義之不問郡城壞
故事以兵完築指揮使倚輿授暴貴人爲重五六月輒聚
民萬餘人治之民不得田哀號往卽工克勤奮曰民困不
救烏用二千石爲密聞之中書卽日 詔罷役先是不雨
克勤祖跣徧禱羣祠涕泣臥祠下詰朝大雨民躍呼而散

是歲五穀俱熟，五年秋，隣境蝗，克勤聞卽省愆，輟食，稽首
額天，迨夜，聞空中薨薨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
年，民有獄訟，大者笞辱，小事論遣之，不留案牘，庶獄膠纏，
日省錄，無久淹，文未具時，作糜遍食之，每秋成，卽移文與
民，期日輸倉粟，聽民槩斛，不遣吏，而稅常先登江浙二行
省，歲運糧百萬詣濟寧，水陸千里，撫如部民，不令有纖毫
怨懟，言之。朝蠲其耗，每徵發，下信符，致民，民得并力耕
桑，襁負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萬石，餘三年
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
無流殍，牛羊雞犬散被郊坰，諸社稷山川祠壇遺器，靡咸

飭無所闕。修驛傳於城南門。庭堂弘敞。踰昔。皆料材役工。於農隙爲之。民不知勞。冬寒河凍。驛舟不行。命舟人伐木作炭。穿土穴藏米。因其餘力。以成事功。郡故以葦困時。糧火屢爲災。教民爲陶瓦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爲什伍。通相救恤。遂不復火。會大師十萬往填燕。官吏索糧。爲相繆。轉于前。克勤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勸民夫五千決河。以軍法申督。克勤不忍。夜泣禱于天。天忽大雨。水起數尺。而去。克勤爲政。以風俗爲急。以德化爲本。郡最煩劇。民乎化久。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

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不陳杻械懸韋鞭楹間示無刑罰奏六歲績績最錫燕賞還郡上召見獎諭曰政成當顯用卿尋爲屬吏楊貞所構誣詔御史廉按御史憚失出峻治之以用倉中炭葦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子孝孺上書政府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又就逮而沒克勤孝友備至與人交洞見肝膈自奉簡素一布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每行縣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虛子進二木瓜笞而却之鄉人爲饒陽令者以浮厲脩書立却去而於人最惠南冠過郡者必米醪遺之不能步者健

舟車送之、同列以事奪祿、且夕延共食、會飲醉、按案大譟、去、禮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克勤陽爲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晚益畏慎、晝所爲、夜必白之天、俯仰無愧怍、宋太史以爲古體道成德之君子云、

知州吳公

事 孝 陟

吳履字德基、浙江蘭谿人、國初爲南康丞、南康俗悍、民以爲丞儒者也、易之履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僞有發撻、一縣驚服、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與前語、弗加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大姓坐廡下、好言慰諭之、聽人人自言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吏

卒不能爲姦。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恚，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筭之，演灰，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薛指出血誓與羅氏俱灰，履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儻不顧灰，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當何及？瓊輝悟，頓首惟命。履乃捕操筭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縣令至，召民轉輸，不時至，躬至鄉督之。民走入山，罵令吏卒以誦勸。

令令怒欲逮論鄉民獲六七人下獄嚴錮之而往捕其餘民大駭履計民無罪出巡獄叱獄卒釋之曰若無罪還告若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儻急且有變自古未有窮刑法逮衆而不變者也事得已南康俗好祀淫祠祠有蛇出戶限民驚惟以爲神至奔走祠之履罪神巫十人按其主江中爲丞六年而去去三月他吏用法急而亂民益追思之知安化縣始土豪以世亂糾民爲兵天下既定豪酋易氏者怙勇力與所部保險阻自全江陰侯吳良檄旁縣兵捕擊之兵且集召令計事履曰易氏自逃成

無他惡，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爲逆用，兵未晚也。良聽之，而事平已。而江陰侯檄取故兵，請爲農者，民自驚，奔相告，勢危甚。履屬耆老論之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藉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履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思且恐叛，安可責以事？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罪而陷大禍也。郡從之。凡有徵糧，皆不使之與。越三載入朝，擢知濰州。濰州民畜官驢四十四匹，廐守核其革息駒，欲責償。諸縣皆以勸民買驢洵矣，履不聽。曰：民實不欺，烏可妄責其償？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當宣布德澤，爲民

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於是事得罷。山東民願以牛羊代稅，吏聽之。履曰：牛羊後有疠，患不如粟也。獨收民粟，以他縣牛羊送陝西，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濰獨完役，命人部送隣縣牛。履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中道牛死，誰當為償？力爭不奉命。履為吏，不求威名，以愛利為先，重刑獄。凡有訟，召受訟者面質之，平其怒而止。不忍置民於獄，獄常空。有追需，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踴，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民感之，以為愛已。居濰二年，會改濰為縣，召還，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朱濂，濂與履交，戲謂之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履曰：公

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祇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履謝曰：願卒教之。濂曰：慎毋出門戶，絕世吏勿與交。履至家，如濂戒，竟以自介。

知府陳公

事 孝陵

知府陳灌，江西廬陵人，幼孤，事母孝，好讀書。元季憂世亂，去習兵法，環所居良田，皆棄之，築塲圃，樹木焉。人初莫測也。後數年，木森鬱成列，而四方盜蜂起，遂依以結屯聚兵，鄉井賴以安。陳友諒強禮致之，灌度其不足與有爲也，去不顧。高皇帝克武昌，灌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上謁，上與語，奇之。灌因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納。中

山王北征以經歷贊軍已擢爲寧國府知府興學育材除
民所疾苦抑兼并創戶帖覈戶口之欺隱者上聞取爲
式布天下宣城田濱江者歲患水伐石築堤作水門蓄洩
民至今賴之所屬邑歲租不入官廩獨虛籍其數以上漕
廉得之念此直踵宿弊然耳必發之得罪者滋衆乃揚言
將以某月日行視廩覆歲儲民間爭輸補及期廩皆實而
弊亦盡革有盜四十人以劫麥舟獄當死漕視其詞曰此
愚民因舟被風漂抵岸而挺取之非素合謀也安得引行
劫爲此乃獨坐爲首者一人餘減死論漕風采凝峻乘行
清介訟者至先言立斷爲人所畏服其爲治務寬厚崇禮

放、鮮失所之民、三年、政化大行、洪武四年、謁告歸省、召至京、未命卒、

知縣錢公

事 孝陵

錢本中、常州武進人、讀書習法律、洪武中以人才舉、歷知故城、元城縣、有聲、改知吉水、豪民宿吏、素爲民患、苦者、捕其魁、徙遠方、邑中肅然、新壇壝、學舍、召諸生躬教之、旌別勸率、政務清簡、不任刑、嘗有盜聚山谷間、時出掠、郡守欲以兵殲之、本中單騎詣賊壘、諭禍福、咸相率縛首賊、自歸、會赦免、本中勵清操、門無私謁、妻子布衣蔬食、裁足朝夕、以誥誤罷官、父老奔走號泣、留不獲、郡人學士胡廣力爲

之得復官。民間本中且復來。空閒井迎拜。如見父母。未幾以疾卒。民哀慕。留葬吉水。爭爲負土營墓云。

知府况公

事

景陵

裕陵

况鐘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以尚書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從事。初視事。陽爲不解事者。諸吏抱案牘環立請判。鐘左右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弊蠹悉識之。於是吏大喜。謂府公愚。通判趙忱肆慢侮。不校。旣月餘。命左右具香燭案。呼學官子弟及僚屬畢來。云有勅未宣。今宣勅。勅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拿問語。於是諸僚皆惕息恐慄。禮畢。坐堂上。呼里老前

曰吾聞郡人多武斷、傾害善良、吾不能如閻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等、其速以善惡戶報、善者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鄉飲、惡者吾且爲百姓殺之、今列二簿俟之矣、已召諸府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某日某如之、羣胥股栗、不敢辨、鍾命引出、擇有膂力者四人、擲一胥空中、擲殺之不滅、鍾大怒曰、吾爲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爲我盡力耶、高投之必滅、不滅、若鼠輩滅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乃盡覈屬吏、出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郡中不寒而栗、謂太守神威、咸畏法不犯、於是掃剔諸宿蠹、置通關勘合簿、防欺詐、痛繩衛卒之爲暴橫

者而郡體始尊、簿得民善惡名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必以禮、諭告反覆而校督其不如命者、威禁大行、蘓賦重而官田尤甚、民苦之、鍾爲奏減重賦、焚香祝天、乃具疏上、卒得請、復與周文襄書、收糧法、建濟農倉、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又甚不難、大抵鍾爲治、專戢豪狡、撫善良、至寒門下士、挾片藝、皆獲收、故吏畏民安、述職錫宴、賜詩九載、滿民上章乞留者八萬人、楊文貞贈之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縣重迎、張益州、鍾剛果敏達、不畏疆禦、嘗上奏與巡按御史爭、相見儀弗憚、然度量廓如也、與學禮士、蘇人至于今、慕之。

以爲廉潔之操。一塵不滓。操履之介。千夫莫回。云其後南
京光祿寺卿。蔚能。陝西朝邑縣人。亦起吏。由光祿寺典簿。
累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後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
鬻歸家。嘗借僚聯名。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下禁獄。問所
由。能奮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不以累諸公也。
獨受責降官。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如能與况鐘
者。殆士人高等。何可以資格拘也。

知府劉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自陳才
薄。親老。乞教職。會有詔。汰庶官累千人。實意自得之。竟爲

同知金華。在金華三年，不以妻子隨。廉操直節，綽有聲稱。郡有顏孝子，宗忠簡呂東萊祠墓，悉爲修葺。鄭義門合爨，久不能給，又買馬出力，給傳山西爲疏，乞免其役。擢順天府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見他人書不合己意，輒大笑。聲徹閣陛間，聞者驚愕，相戒勿以藁示實。擢南雄知府。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苛辱之。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且驛言中貴橫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實。抗勅使毀勅，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宦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避。罪

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居恒喜著書，尤長於春秋。中夜有得，蹶立，子然燈起書。為人清強，甘心貧窶。彭文憲稱其躬過人之操，履立絕俗之儀。矩利誘不回，勞惕不沮，蓋實錄也。

知縣丁公

事 茂陵

知縣丁積，字彥誠，寧都西關人。成化中，知廣東新會縣。新會廣巨邑，號難治。積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則大喜曰：吾得師矣。請先生門人梁編修備李主事祥為先容。既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為政以風化為本，而主於愛利。始下車，中貴弟某

長責民逋過倍，復訴之。積廉得其情，追其券焚之。由是權豪屏迹。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爲書擇邑老成人主之。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嚴賭博竊盜之禁，榜門示耻。良家子游惰不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冀變化其惰習。春秋祠事，牲牢極精潔，肅然將事。如神陟降，邑節義祠墓各置田立守祠祀焉。異時戶賦均平，錢悉貯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當月錢。歲單丁小戶亦不下五六千，積苦意節省，諸上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絕。甲首納均平錢畢，自歸田，弛然無復事。白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其實也。歲大旱，春

盡種未入土，積憂之曰：此令責也。於名山頂築壇以祈，晨夕齋沐，伏壇下禱，因得疾。疾既甚，猶日究心民事，遂卒。官民相與吊哭於途。歸德里有一姬，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丁父歿，吾何以聊生，其得民如此。

知府徐公

事

康陵

永陵

徐咸字子正，號東濱，以尚書領湖薦。正德辛未登進士，俊才穎發，與人交不詭于俗，居官不事儉察，務持大體。人樂其寬，初守沔陽，沔屬兵燹後，且值陵谷懷襄，民嗷嗷待殍，咸務在撫輯，惠養區畫中理，民多全活。初沔地宜黍，鮮植嘉穀，咸爲之陳厥疆，吹引渠灌泉，略倣吳地播種之法，與

民習之民享其利居三載入覲屬吏託餽贖名盛貨帛以
進率謝却之廉譽益彰隨陟夏官郎去民思之肖像爲生
祠夏卿喬白巖公雅知咸會武宗南巡咸凡事豫戒備
無不周白巖公曰能助予者咸也銓曹聞其賢擢守襄陽
爲政一以平易近民爲本民以是益親附之歲值恒陽躬
率父老恪修雩祀憊暑不輟而甘澍應妖民感衆禍叵測
咸計磔渠魁脅從不問悉解散其牧襄一如牧沔故襄人
戴之猶沔人也廖太史鳴吾作楚紀列咸於姪績傳童太
史內方以餘姚孫衍華亭張弘與咸先後同官均有懿政
目爲三高嘉靖丙戌入覲忌者阻之罷歸日事綰纂有國

朝名臣錄澤山野錄詩有哀濱三稿平生天性孝友宅心坦夷侍奉直公昂及太立人王寢處飲食省事必躬官至二千石田宅不侈常祿之美悉昇仲兄節奉怡二親不制其出入無毫髮留爲筐篋計又爲仲兄築室以居後家事日落寒暑製衣及食溫涼適體有疾奉美飲食至老不衰以故稱孝友者無間言嘗築園城闔曰餘春每遇勝日邀伯兄豐厓及郡中名士携鹵楮恭杵于禪扉竹裡觴咏陶然仙如也嘉靖丙寅夏六月卒年八十有八

主事唐公

事 永陵

唐佩丹徒人少從丁璣學爲高第弟子兢兢勵名檢平生

以忠孝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被獄上書請自代弗得乃
藉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夜不解衣竟父獄乃止及爲州
縣再轉官數千里未嘗一日携妻子獨與一二老蒼頭相
朝夕飯羹豆藉茅以居令永豐知山東武定州皆悍訟侃
弟務掩人疵瑕以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爲能
始若甚迂闊久之真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給念以爲永
豐健訟起於錐刀競利與靡侈不節相高於是躬率以儉
約進父老爲陳務本齋用周恤相保之義俗尚鬼有獄神
祠居人奔走雜男女香火無空日又喜爲俳優使民淫於
欲而置於財侃曰此大蠹也痛革之立木牌二立於庭左

曰從刑右曰從化令曰從理者左欲和者右久之民多立於右以求解言或當于理雖賤吏必改容謝爲立行之無理雖權貴人百方請說終無所假借以是告訐之俗爲之一變在武定以鎮靜撫綏疲人時清軍伍一州當解者二千餘人并婦若解長且萬二千人矣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有議欲濟州境徒駭河者又力言不宜浚民脂膏填巨壑皆得寢章聖梓宮葬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哀民間財甚鉅以給行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往足矣至則昇一空棺旁舍中諸內閣牌校奴叱諸大吏鞭撻州縣官宣言供張不辦者死矣欲以恐嚇錢同事者並逃

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曰吾與若請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來矣錢不可得也於是諸閹愕胎相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逃者皆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橐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於官稍遷刑部主事以執法得情著稱病卒貧不能殮部尚書而下及諸僚賻之錢乃棺而歸其家

少卿程公

事 永陵

程儼字文純建昌南城人舉鄉試授景州學正從身範士務砥礪名節次乃及文藝當塗引重命主瀛洲書院遊十八岸弟子員雋者從講習克浙江行省考官所錄稱得人

尚書鄭曉其首選也。以母憂去職。服闋補曹州。轉松江府學。松俗習靡。熈力鎮浮誕。崇廉質。謹條約。上禮讓。斥奔競。蹈履繩墨。以身爲諸士先。直指使視學。一生於講。未致頌美。賞紙倍當道出。熈惡其諛佞。取紙散諸生。斥責之士習丕變。擢知鹽城縣。鹽城海邑。民竄賦徭多奸。避殿正之。歲旱蝗民饑。熈亟行賑助。有冤獄論死。者十九人。力申雪活之。築堤捍決河。制水次倉。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悉力。惟恐後轉。上元縣在留輦下。俗雜政殷。勲闕。越驚臺省。牽制熈壹意利民。弗趨避。心誠孚感。輿誦翕然。內璫以事過金陵。所至饕虐。夫廩外無備也。璫怒欲辱之。熈抗陳。

民艱璫爲改容。民居近孝陵者，以誤殺苑中獸入死獄，莫爲直。燂白司寇，得末減。諸散荒錢平市直，酌公費。後咸守以爲法。蓋宰二邑，三入覲，乘一馬，以一馬負冊，以一隸馭馬而已。時霍尚書韜爲南宗伯，風稜矯矯，莫與匹。民爲之語曰：禮部霍韜，天有日上元，程燂，月無雲蓋，以竝也。歷南刑主事，郎中，守鎮遠，鎮遠夷方也。燂勤恤其隱，無鄙薄心，屏私餽，去煩苛，寬權市，公聽斷，懲暴橫，清驛傳，時供億，加意節損，省浮費十五六。屢決疑獄，毀淫祠，建社學，有黠卒妄奏，辨其誣誣，反坐之。豪民侵貧弱者訟地，四十年未決，斷還之。戍伍有三十年未支糧者，多方給與，叩苗叛，豪

猶與私通者痛錮禁檢其苦夷憚不敢犯官九年轉陝西
苑馬寺少卿馬政弊已久憊竭力振登至不下堂五日夜
稽侵地復收單簿覈丁馬除補疾作致事去爰入官四十
年初終一德廉勤端惠所至樹風教白建節婦孝子忠烈
祠毀妖廟以其址葬野成者其折獄不務苛訊要以理屈
其心或書聯語韻語于牘醫訟者自愧退或相視泣解所
去必有頌聲或勒思于碑或尸祝于家或祀名宦祠歸家
無餘貲自奉儉節既屬疾猶倡建宗祠定祭儀增墓田修
譜乘諸先產盡讓其伯氏居室與昆季共獨所宿樓兄弟
又舉其半鬻之作籬自障爲詩有風雨半間樓蓋紀賚云

世
第
第

知府徐公 事 永陵

徐公九經初爲句容令。歷九載。治行爲天下第一。其始至。羸服坐一筍輿。延見諸候人。恂恂無所詰難。諸候人出相語。輿中人誠長者。第吾邑得無其黠豪而治乎。居三日。一吏出空牒而用印。內囊中九經。摻得之。詰其狀。羣吏皆叩首曰。爲一某親故某事。補牒耳。非有賄也。九經曰。吾不治賄。治竊印者。辛坐之法。已曉戒察佐。毋得擅攬訟。及需賦民錢。而捕按其用事胥吏。於是人人惴恐。於法不敢有所舞。每受訟謀。必命其人與親識偕往。從和處。其不卽和處者。面諭使之心服。間一扶之。數不過十。毋煩置獄。然至於

武斷并兼輩不盡法不止也。諸所催科受役預爲期過期不至者俾里三老逮而笞責之終不遣一隸卒下鄉落隸卒列庭下如木偶亡所資衣食其黠者多自引去久之益習民貧富與道里近遠諸顧役之輕重必以資其受顧而役者必以便卽田叟村稚得用身應毋使宿猾奪之諸賦長收賦於各區故未有定額司筭者得上下其手悉覈之著畫一於冊以示各賦區邑故有賒賦米四百石覈其欺隱者應之賦得所歸不爲累他運解費有輕重官故量資之黠豪趨輕而資重不相當久矣九經已審得其槩要諸豪詛之神而俾劑之既定爲閭使拈各以分去毋恨色。

恒謂卽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勸
緩急而已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其任無
失所者悉革一切浮浪費里正絀籍邑耳是跡不使至邑
門亦不使至民戶門以爲恒邑故稱孔道輪蹄輻輳取資
於民不可計九經減舊額夫三之二馬三之一無弗給者
士大夫過從所餽不過筭器食不以貴重故加篋有廢圃
廣輪數十畝躬率吏卒治蕪穢稅蔬果鑿池種魚開養牧
雞豕客過宴飲取諸官中而用之客更欣然爲醉飽去邑
西距二十里東距白土五十里爲衝衢車馬所踐塵土空
積可三尺許遇雨雪泥濘至沒股顛仆相尾乃積額役之

羨菟石以道之行旅無所苦、謳謠藉藉、歲大侵、民至屑榆而食、而上方祠董竹宮、多遣中貴人方士、醮神三茅山、三茅九經所治也、歎詫曰、吾民困至此、而恐更驅之役、或謂應天屬邑八、是不可分任乎哉、曰、救災恤隣、古道也、隣民卽吾民、吾何忍紆此而困彼、撻故隳商引之金、宿於府者、請之中丞、直指以供費、躬爲經畫、諸使者攝其清嚴、竟竣事、不復有所干、民忘其役、然歲侵益甚、穀價踊貴、丁中丞發庾米數百石、使平價而糶、取其直於官、九經曰、今流莩載道、數百石幾何、而徒以資糶者、豈非皆豪也、於是從時價糶其半、還直於官、而取餘米者、彌召三老受而分

食其餓者居三日報餓者起矣輒按倉穀餘尚多使稱力
分負以去其山谷間稍遠者則就傍富人穀而取償於倉
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獨改峻有十七人禦貨而逞殺者捕
得立置之法曰是非饑民乃風盜以飢文其惡者咸惱惱
相戒道不拾遺九經於卑赤無所不極意而馭豪乃特嚴
然不敢修怨視諸博士弟子猶子弟也歲時課經論經
文義餽粥膏油之費不乏而其鄙無耻者懲之又方於事
上幾用此得罪時應天尹汰邑庾故當有席富人謀之尹
欲以席市謝曰賦長已儲之矣尹有所任直時胥下邑索
吏賄不得酌而訴諸庭九經縛而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

也他日又以永康侯之幣徵教讀呂某九經報謂呂某者
蓋買人子不習書不足以辱侯聘尹逾怒而會丁中丞又
他有所下治荒者濶略不甚稱九經以意格之且不平價
糴也而諸生見懲者中以蜚語中丞甚甚見辭色三日父
老數千人擁而廷見稱九經賢泣涕數行下曰微徐令吾
曹有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下睽堦曰令不宜若等故且
爲移之胡謬稱也衆遂大哭曰必移令請死於此因極敘
九經救荒諸奇筴與居恒善狀且詆無耻諸生謂彼不自
知罪以小懲而中民父母民誓不與俱生中丞意解入都
以語尹尹曰此強項更好以抗上自爲名移之便會中丞

入內臺有所舉刺而公在刺中普及公操直指使亦報命

中丞要之同刺刺僅中考而已事下吏部尚書熊公決拂

○近○日○惟○李○敏○商○公○爲○然○他○殆○也○嘗○入○

然曰吾故聞句容令賢不減古人今不以舉而刺耶考功

郎邦彥具前後薦刺語報尚書乃論謫中丞於外而特留

九經時謂中丞力不能勝一縣令也九經既以廉儉著聲

其下化之民有華冠侈服者出必遇責曰何以見令君爲

具稍過侈必相戒令君知之得無不可乎積九載始遷工

部營繕司主事將治行而民強留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

何○異○家○人○父○子○

過舍治觴炙兒稚挽衣而泣曰公毋去我度不可留其長

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經亦揮淚曰母以

訓而曹唯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墮，忍則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生平不嗜肉食，唯噉菜佐脫粟，嘗曰：「一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公所書菜而書勤儉忍於上，曰：「徐公三字經也。」家肖像而尸之，朝夕必祝焉。已又立祠祀，祠四五所，而其最者在茅山，謂其息民於荒，獨茅山之役巨也。在繕部，議營菜外城，而城址有犯陸都督炳圖者，都督挾上寵，橫甚。人謂避之便，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孰謂陸將軍不如霍將軍乎？陸噤不敢發，圖分爲三，亡何，出權荊州商稅，舉舊額裁三之一，諸聽權者蝟集，倍溢於故，乃屬其餘於藏。

曰吾裁而得溢毋使後人增而取溢也事竣復與外城役所分板最堅而又速役夫不告痛遷署員外郎以功賞授員外郎督清源碑殿舟北者毋論勢人達官必使附碑之將作大司空吳公多鄉戚屬以司空意請皆不免曰此法也法且自司空出遷都水司郎中治張秋諸漕河道故通漕者與通鹽者近而不相接以故漕水溢則汎溢爲田庶九經議築減水橋於沙灣使相接漕水溢則有所通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涸工成至于今賴焉時司空進而冢宰倖臣文華代之尋督大軍平東南倭所過張甚河渠郎送送恒出境外幣饋充溢猶不得一款色而九經築

道一介。賚賸講之。云。郎有事沙灣。不敢離也。文華。燬屬。按
賸於地。而九經以資重。得知高州府。或謂高雖遠。雄郡也。
公稱名令久。獨不能名二千石乎。荅曰。吾老矣。安能自若。
以徼身外物。陳賸於冢。宰謝不之任。居一載。大察吏。冢宰
司空比而欲絀之。考功郎持不可。乃坐以老。令致仕。九經
笑曰。老自吾分。何至煩考功令。臥貴溪山中。二十有二年。
非禮會。不入官府。守令以時問政。言之無所諱。於吏胥弊
尤切。聽者爲縮舌。族貧。立義田。周之。立義學。教之。爲擴田
於學。以給頽仰。同年之婦何癸。不能自贖力。資之。又推以
資邑癸之貧。而勵節者。居恒自奉儉。不以老益益。承寵泉。

帛然用施予故磨行視廢丘之瘠得杜家山斥地畧疏亡
授以牛種教之樹稅相土宜通水利而率減獲與之分功
而耕皆成沃壤時予給事貞明長矣九經既然謂曰吾昔
用之邑不盡而以施諸家若既習矣異日毋忘用世給事
拜受教是故其居官首請屯田三輔興水利雖不盡究識
者猶日望之九經既有年德貴至大夫無聲色好晚節會
閭里集于姓童子歌風雅濂洛數章談說義理典故雍容
竟日居家又提學御史嚴定向按部句容習其政而仰之
時誤傳九經物故耿檄祠名宦再檄貴溪祠鄉賢然九經
澹無恙也句容之民伺其誕日設醴迎釐於三茅祠下歲

時訊問以爲恒。至年八十五，稍示微恙，卽却醫藥，不御。曰：有正命在，寢，統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家人馳之茅山祠，告於山之神，而已。瞑矣。守祠道士夜夢九經朱衣從數騎，啓扉而入，嗚呼異已。天性孝友，重節義，不佞然諾，疆面自遂。四歲失母，劉安人未冠，失父，儉庵公侃侃自樹，立奉大母。周孺人繼母，艾安人尤孝謹，屬疫痢大作，相染，衆二母病，統幾不起，家人皆避徙去，獨以身周旋其間，卒以俱安。爲諸生，工屬文，博通諸經，尤精戴氏禮，讀書樟槎庄，農有耕而乞火者，時估俾猶未已也。家與少師夏言同里，自舉鄉薦，至謁選，未嘗造其門，及夏之再相，罷而道被逮也，九經

獨使一老蒼頭待行唯謹、夏從檻車中問而得之、爲感泣、
故御史楊爵、工部郎劉魁、給事周怡、沈東、先後以直諫下
緹騎獄、損月俸、橐體而致之、故善包御史節、節坐與中人
競遠、戍範白金爲巨羅、而銘之曰、不愧明時、無負此心、以
遺節、然諸有所爲、自達其志而已、不務爲名高、故少能舉
其事者、

知府龐公

事 永陵

龐嵩字振卿、居南海弼唐鄉、學者稱爲弼唐先生、嘉靖甲
辰、由鄉舉、授應天府通判、晉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兆缺、
屢攝府事、初至、旱應爲災、嵩督賑、委悉霑洽、公果旣婚、貧

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者所全活六萬七千有奇已而蠲其積逋于以勞來拊循之所絲以復業者十萬六千有奇所部民苦役重乃取公費議寬之令甲首輸錢免其置辦付之印簿以防侵漁清寄居客戶以助夫役移僻驛馬匹以甦衝塗嚴冒濫優免及詭稱官戶寄庄戶女戶神帛堂匠戶以實丁口八邑皆蒙惠焉時江寧葛仙承豐二鄉數有水患居民餘七戶而已歲課不能辦嵩爲築堤闢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庄四召貧民佃之流移盡還而全邑訖無代輸之苦百姓至今賴之折獄無細大必得其情有張元二者以追逃婦不反嵩躬至婦所見室

畔縣厓矗立林木颯然心動行數十武而前佯執村老詞
問之對曰我但見屍遂得元二被殺狀又高淳傭人亡其
妻妻家以爲歿執之嵩偵知隣有畫工以其妻歸日避也
計致畫工奪還之聞者以爲神戚晚王湧舉人彭若龍占
良人妻殺人并論歿居聞者萬方拒不聽嵩饒吏幹在事
拮据百廢具舉尤加意造士暇則進諸生課之自捐俸以
資賞給歷寒暑無倦淹通五經爲諸生發疑扶異無不虛
往實歸者早遊王陽明湛甘泉兩先生之門至是奉其緒
論爲諸生規建會于新泉書院日與講習以故一時文行
之士成就興起者爲多天性嚴明嶄嶄不可犯而又與有

聞于名儒巨公以是施之政亦以是持其身見義勇爲獨
信一力雖賁育不能奪也。單騎行縣所至肅然一疏片楮
不以煩民人目爲麗青天云。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觀
察。嵩謂非理上疏請止之。至今著爲孳令。晉南刑部郎中
曲靖軍民府知府。所在士民銜德。旣去而追思之。至今俎
豆不絕云。

卷二十七終